鑑止水齋集

鑑止水齋集卷十六

辨 原 釋 議 雜說 論

德淸許宗彥

辨俗

人子之于親也生則致其養歿則盡其哀先王患其哀之有過不及也乃制爲喪紀之數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喪畢而祔一以神道接之夫古之人豈嘗一日忍忘其親哉然而祭祀皆有一定之節所以尊嚴其親而不敢褻孝之至也古禮大夫有尸無主秦漢以下庶人之家皆有主矣至宋而乃有影神儒者嘗非之然欲後之子孫不逮事祖考者得因歲時

展拜識其儀容此雖非古猶未爲大失也近俗乃多繪父母小影以丐人之題咏或横幅張諸壁間或爲小卷置几案是直以爲玩好之具也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婦人生時出必擁蔽其面今子乃貌之以傳觀于人可乎人子親歿不忍聞其名古人于官若地之近嫌者猶避而弗居誠有所不忍也名且不忍復聞而況忍日對其形于談笑宴私之地乎雖然爲此者商賈之家陷于不知以是爲尊厚其親焉爾若夫士大夫而亦爲之則題咏之者必且美其親以及其子以是爲孝思之不匱也嗚呼豈人子所宜聞乎吾願

孝弟之士深思之

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權莫有窒于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于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

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有必漸然字有篆隸之異聲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一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宂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者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斯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耼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疎夫學之

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眞所謂迂疎寡效者也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

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會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大義而明之其於行已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度不害其爲賈董也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太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嘗於土壤者不知太山之高者也汩沒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專在於是不亦陋乎夫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已者倡之羣

焉以為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為名而摭拾以仿傚之葢數十年于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研消長之幾於書察治亂之迹于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于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然之理有為己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于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作原學

釋天

善必降之祥不善必降之殃民所以畏天也善不能

皆祥惡不必皆殃而民終莫敢不畏天者以天之高且遠而不可測也是故物或有不得其平者天弗問也祈禱禬禜者於山川于社稷天弗禁也萬物於是乎敬事鬼神而天益以尊矣

讀明大禮儀

明臣議與獻王禮拘守宋儒之言與聖人禮意未必盡同顧以萬乘之尊欲崇其親而諸臣斷斷不可亦足以厲百世之頑懦矣士大夫類多逞臆妄行其母繼也而不言繼生也而不言生但知隆其所出而於嫡母之先亡者不復置位置是父有貴子而不得保

其妻豈非人倫之一變乎尤可鄙者後房姬妾自虞樂也乃反爲所制茍可以尊之者無所不至門生僚吏求我畏我者探微意而逆合之葢家庭妻妾之辨十不得二三焉是亦人倫之一變也其人豈無懿親密友或相與笑之議之會不出一言以規正之以爲無益而徒取憎惡焉爾嗚呼昔所不憚爭之天子者今乃不欲行之朋舊也俯仰三百年抑何風氣之遼絕哉

雜說

杭之萬安橋側有列肆焉凡綢錦之以寸計布之以

只計器物之毀缺不全敗爛不中用者皆集焉有過而詑者曰善學之士其視此也夫今夫先古之書亡失者衆矣凡其無當于理義而又無裨于文章零詞碎句時見于類書小說中吾取而綴輯之或得一紙焉或數紙焉人棄我取猶此肆之所陳也故夫善賈者無往而不得利善學者亦安往而不足爲名哉

鳥之羽翮豐滿音聲圓婉者多巢園林主人愛養之彈者弗能及何患罝網其鳴不中律呂文采無可觀美者則棲于山中蓊茂林飲泉水亦能自適其性矣有甲者見之以爲是可取也張羅于山而有獲乙聞

而效之以至丙丁莫不皆然爲甲者復至再至三而不厭今日張羅明日張羅而鳥之羽毛固已盡矣世之人猶謂鳥則甚樂而相與歎張羅者之勞也鳥乎鳥乎何羃之乎

江河所以異于溪澗者源流甚遠所通至廣也嵩太所以異于邱垤者氣象尊峻孕育宏有也以一拳一勺觀之末矣是故爲學者不明乎聖賢述作綱維世宙之大義不達於當世之務徒薈萃散亡用心纖密以爲能是猶鼸之爲鼴鼠之飲河可以語小未可以語大也

蜀之山富材木撐覆谿谷自踵至嶺望若䕺猛噬伏匿鳴走依附室于山之下者樵且獵焉以溫飽其身長其子孫一旦聚而謀曰吾儕終身勤苦恒慮不給伐山之材可數世富飫其肥薅其文章其爲利也多矣吾何爲是戚戚也衆皆曰善於是合羣力操鋸斧窮晝夜而事之凡竹木之中材者取之無遺其廢穢叢雜風而燎之殺虎豹麋鹿如邱坻四方謀奇贏者奔赴踵接山之人坐致金帛無算乃相與新屋舍致珍膳器玩侈于姬妾更數年貲稍匱復走山則蕩蕩焉爲童山無所獲日以困乃傭食宅邑爲窮民嗚呼

庸詎知所以致富者乃以自蹙其生也乎故凡富必有所藏不爲百年之計而取足一日者惑也

禮論上

古之聖人欲天下之久治安也於是乎爲禮禮也者靜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亂由于人心之動靜未有不治動未有不亂民情動久則思靜靜久則思動是故大亂之後易於爲治至治之極易於生亂大亂之後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遺滌而撫安之天下翕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衆物力日耗富貴者恃財力以縱其欲貧賤者常不勝歆慕以生

覬倖在上者繩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與權者所爲也我一日得其位與權則所以繩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繩之威之於是政刑不足以靜民而益以速其動古之聖人逆知其必至於是也故於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爲一代之禮以治之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萬事尊卑異等莫不稽之天理合之人情爲之一定之節制而不可越則民無所生其覬覦貴者富者行其禮之所得爲不爲榮貧者賤者亦行其禮之所得爲不爲辱上下相磨厲以禮則無歆羨勢力之心巧者無所逞其詐強者無所用其武

雖有兵凶之變而民猶知顧恤於禮義則不至于動而難靜蓋三代所以久治安其道實在于是周之禮視夏商爲繁密矣而享國之遠亦過之後世如漢之桓靈不必甚于桀紂而天下之禍烈焉唐之昭哀非必甚於幽厲而都社一遷不可復振豈非立國無本異于前代者哉

禮論中

自漢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禮其異於三代者何哉三代之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詳于上而不行于下此其所以異也天子制禮者也而禮非專爲天子

設也儀禮十七篇其行于下者十焉使古禮皆在則雖民閒至纖悉事當各有可依守是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夫人可以習之鄉閭愚賤皆得觀聽而記識焉古者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合天下爲一家豈不由此後世之禮國家有大典儒臣博議依仿古禮而爲之以飾耳目而已至于祭祀婚嫁居室墳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嘗一一爲之制焉而其編于禮書者自公卿之家猶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況于庶人乎然則其所爲禮者具文而已上之禮旣不用于下則士民各從其鄉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

趨于浮華誕慢而不可止苟非則古昔明道義者莫知其中失之所在蚩蚩之民日相耀于勢利則不遑之心生采章服物無所別而祿位鄉四民不相異而賢知紬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而上下不相親也其使民囂然而不靖者皆禮之流失爲之也御六馬者無轡銜以習其馳驟則不可以行將三軍者無營陳以習其步伐則不可以戰民之於禮猶馬之有馳驟兵之有步伐也舍禮何以治民故曰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禮論下

或曰禮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擾及天下而終不可行耳是不然順人情而制禮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夫井田封建之不可復者古今異勢也若吉凶軍賓之事豈有異哉特世愈降則禮愈難必也于繁瑣之中得通變之道四民異尚不乖其業五方異俗不違其性凡民有所動作一秉于上之節度則民益知尊君而親上蓋人情所甚不便者莫過于無節無節則貧賤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貴者亦終不能以自暢即如一送終也飾以綵繪盛以鼓吹導從甚且雜以

俳優百戲而又蕩然無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從頹俗此豈人情之所樂哉以一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有聖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爲之節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見天下之人從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適鄉野者與之相揖遜鄉人必肅然敬且色然喜吾觀于鄉而知禮行之易也夫天下之亂嘗起于細民彼細民之力固勝于士大夫其爭錙銖較利害或明于士大夫獨其威儀揖讓不能及耳古之爲鄉射禮爲鄉飲酒禮也使細民習觀士大夫之威儀揖讓若是者爲君子反是則爲小人目見而效焉耳聞而慕焉漸

瀆于其心則不義之事自有所恥而不敢爲而凡邪說怪行亦不足以惑之故百姓寧而禍亂不作民志定而無卒然不可知之變君子治國爲百世之計其必由于禮乎

治論

治天下者任事以官爲官者任事以吏吏雖若微而治之美惡係焉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尙書郎以令史久者補之故其時多美政非特官賢抑亦吏善也六朝時令史猶爲重選降至於明而吏始與士分途世亦相與賤之夫以賤視其身而欲以賢者

之行責之此必不能之事也且使積日累勞而始得一亢雜之秩爲吏者雖清潔自守亦終莫之貴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有以操守稱吏者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唯利是圖乎彼歲月足以更事才辨足以濟奸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間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强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今欲吏之不爲奸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歲滿察其廉能者仕爲郡邑長官其

卑汚者卽斥之遷擢之路既優則吏皆顧恤名節相尙以廉爭爲皎皎之行士人更爲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于治道必有裨益難者以爲若此則待吏優于士得無不可夫士之仕于朝者不十餘年可得監司而吏才長郡邑不爲優也且士或以少年或由白屋伏讀制義之文一旦出而治民案牘之不閑利弊之不審簿書一切委之他人誠不若吏之素習其事者足以收效也夫吏所患者獨無品耳既高其品矣雖優之庸何傷吏善其職則政益修雖有貪暴之官所爲非法吏亦得據禮以爭而官不得以

自茲兩漢之治庶可復覩矣

鑑止水齋集卷十七

傳　　　　　　德清許宗彥

通政使前副都御史孫公家傳 代

公諱灝字載黃一字虛船又字竹所先世新安人明嘉靖間有贅杭者因家焉公之祖以能治案牘常客遊四方父業儒邑廩生有孝行公少沈敏刻志勉學補諸生成雍正八年庚戌科進士改庶吉士奉
命隨相國史文靖公宣諭三秦還授編修十三年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乾隆六年擢監察御史時錢價翔貴公言錢少由於盜銷其故在民銅不足請勅雲南

守臣計歲出銅額強餘銀售民民與官俱足郎盜鑄
自息又言督撫劾吏當秉至公不宜寄耳目於近臣
恐覬覦橫生長告訐請嗣後參劾款證明白方許列
疏兩疏皆交九卿議八年六月
上因天暑命刑部釋輕罪提囚給藥食公請推恩行
之各省次年京察一等明年三月掌京畿道事是歲
蠲免天下錢糧詔以有田之家邀恩蠲賦佃戶亦應
酌減租糧令有司善爲勸諭公言田主佃戶淳漓不
一請爲之定則如納銀一錢者田主既已免佃民郎
十五分銀數減租穀天下通免錢糧二千四百余萬

田主佃戶各沾一千四百餘萬之恩得　旨交大
學士會同戶部密議擢太常寺少卿洊擢至光祿寺
卿十四年先文莊公薦公端謹詳密足勝侍郎之任
因得　召對其冬授湖南布政使屏苞苴愼黜陟
一無所瞻顧在任以失察奸民詐冒職官事罷歸里
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公迎
鑾道左復用少詹事擢至太僕寺卿十八年任河南
學政所以敎士甚備滿任還都豫士刋石頌德泣送
不忍舍是冬　命直上書房二十一年擢左副都

御史兵馬司吏目有捐副指揮者當離任都察院請畱遇缺題補廣成實主之成傅相國兄同官依阿畫諾公以爲紊選法不可比入奏不列公名公具以聞

上右公罷成副都御史二十三年冬日食降 詔

修省公因上言

聖駕將以明年幸索約遛濟其地在京師直北途經

蒙古諸部與俄羅斯接界僻遠荒寒非

萬乘所宜往請停止以荅天意

上以講武習勞本朝家法蒙古皆子孫臣僕恭誠望

幸孫灝不諳國體以遠涉爲勞開旗人頹廢之習妄

言宜罪猶以言官薄其譴以三品京堂改用方公奏
上時
上召對盛怒詰責殿中皆讋慄公反覆申奏數百言
音制清昶既出侍衛者皆爭前識公其後因西陲逆
回構亂軍行需馬停遠幸
上諭中尚以公前疏為言公由是悚感矢力勤慎以
求補過是冬授通政使數與扈從得恭和　聖製
詩三十一年冬卒於官年六十七家素貧困既歿歷
內外疏水自厲不妄取一錢意亦蕭然足也夫人陳
氏能贊君之清節無子以弟沆之子同珍為嗣同珍

幼育於公年十一諸城劉文正公器之賦詩稱美以州同試用安徽嘗奉檄察饑戶慨然曰民方困委員往益之擾力辭於上官時論美焉補合肥縣丞嘉慶十年卒公有側室張氏年十四歸於公公歿時張甚少矢志自守今尚存年七十餘矣

舊史氏曰公與先文莊公爲進士同年同書侍公教甚久以公之清峻宜若不可近然遇人愉愉無所遝孝於親愛於兄弟君子人也嗣子克肖限以卑位不竟其緒又重可惜已

杭太史別傳

宗彥先君子嘗游邗上盧雅雨先生爲鹾使有世舊
延居安定書院杭太史堇浦方主講因從問故後來
往武林多主太史家宗彥趨庭暇日每聞話太史遺
事乾隆辛亥壬子閒先君子藩粤東太史子賓仁攜
道古堂詩文集至爲刋之因得悉見太史它所撰箸
距今二十餘年矣太史歿後傳狀表墓之文闕如也
比讀道古堂集追憶舊聞次爲太史別傳
太史名世駿字大宗又字堇浦家貧力學假書於人
窮晝夜讀之父母禁止輒篝燈帳中默誦與孫銀臺
灝陳太僕兆崙梁編修啟心相國文莊嚴進士在昌

翰林璣昆仲等爲友五日一相聚互爲主客問難以多聞見者勝太史尤強記同輩推服雍正癸卯舉孝廉受聘爲福建同考官

高廟初元　召試博學鴻辭列一等第五授翰林院編修校勘　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國子監嘗有公事羣官皆會方侍郎苞以經學自負諸人多所諮決侍郎每下已意太史至徵引經史大義蠭發泉湧侍郎無以對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僕爲遽登車去太史大笑而罷其盛氣不肯下人如此歸田後主講粵東粵秀書院刻嶺南集詩

風骨遒上最爲當時所稱以比騰笑楨旃兩集其後主講揚州最久愈負海內重望馳書幣求文之使日至請益者恒滿坐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事見某書某說見某集拾唾何爲乎學子有欲奉教者太史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又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復詰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太史生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生平勤力著述所撰石經攷異榕城詩話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文選課虛漢書蒙

拾續方言道古堂詩文集已行世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經史質疑史記攷異漢書疏證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皆具草稾惟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其書未嘗見也太史於詩用功深嘗曰吾遇杜韓當北面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時人獨心折厲孝廉鶚然太史體醇氣健造句雄放孝廉不逮也與丁隱士沉爲親家每論議古今必推案交訴乃巳太史之歸也問諸前輩云是時亢旱　詔舉直言極諫徐文穆公以太史應
詔太史遂上疏言部臣自尚書至主事皆滿漢

竝列請外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紕繆不中
理
帝震怒欲置之法文穆悉力營救叩首額盡腫乃得
斥歸後迎
駕湖上　賜復原官太史既無傳狀弗能詳也
高廟巡幸塞外嘗天雨新霽馬上吟迎風葦露清于
染過雨山痕澹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駿詩
惜其沒福耳後有御史祝德麟疑太史不得意或有
誹訕訐奏之
九重披覽以竝無違礙聽其流傳

朝廷愛才之盛心大矣遠矣丙辰鴻博諸公才皆出
太史下諸公多至顯仕太史獨淪落以終而箸撰之
富卒亦無逾太史者太史遺書未刻者尚夥賓仁旣
歿往往散落人閒云

學士梁公家傳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
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
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諱
暨縣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
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謚文莊

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次癸酉科舉人知蠡縣事諱夢
善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
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
徐公與少司空竝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
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
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
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
人驚絕既蘇覘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
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
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箠楚公怡然

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十七年　恩科會試未第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必宿齒文萃枯遂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　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旣澹於榮利又素褊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宰守遵義亦奉○

○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
平時玩好多亡失或謂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
財物耶一無所問三十五年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釐迎
駕次
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
聖母萬壽後即同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詫
公
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退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

不可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宜重宴
鹿鳴奉○○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
重與宴者皆止加虛銜惟公獨具官名蓋公耆德清
望聞於
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
以助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
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
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
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
姪侍側嘗囁嚅不敢言轂于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

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舉人有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營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迂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彩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謁客皆足爲居家法顧

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
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
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煙雲開嶂戸一天風
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
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籙法蒼勁如平時其年
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大
吏以公品望爲士民所矜式　題請崇祀鄉賢祠得
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未有如是之盛者
公與少空趨尚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
手悲不自勝少空數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

萬金皆公為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惓惓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稟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水蓮先生諱惟憲次女先生有知人鑒與編修公拔貢同年公幼從受業遂訂姻焉宜人勤於持家自少至老未嘗謝息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性寧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立俟之公或留客共飯倉卒間饌

嘗豐潔葢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簉室陳氏亦猝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卽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卽公少作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葢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衆其去眞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匯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却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

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與孔谷園及張芑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工往往不稱公意惟陳雲㭊陳如岡馮鳴和二三人最得公筆法本朝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沉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儁贍其後不多作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

度久久如一日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寧吳生遇名蹟每潰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搜輯得十之二三裒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耆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壻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竊謂公行已誠慤似司馬

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名厮役厩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來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不可掩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為家傳因次夙所見聞于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概也

丁教授傳

教授諱杰字升衢浙江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肆中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閔其勞為具食輒卻之遂肆力經史旁及說文音韻算數咸有所得乾

隆辛卯科莊侍郎存與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教授所對尤賅博遂舉鄉薦入都時方開四庫館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因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盧學士文弨金修撰榜程孝廉瑤田等相講習諸君咸亟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手寫者十二三辛丑科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願改儒官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嘉慶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子二授經傳經教授爲學長於校讎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孫侍御嘗謂曰君書頗不易讀過風紙

輒四散不可詮次奈何於大戴禮用功尤深胡處士渭禹貢錐指號爲絕學敎授摘其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盧氏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裒輯本頗疎舛如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爲一亦不可曉最後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

蕆其中乃知惠氏又因黃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註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爲鄭者一事皆諦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邢皇兩疏所解竝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均讀知爲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云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末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於宏度勝孔遠矣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云猶郎

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衍軸字轉斛卽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並作轉斛趙氏旣以轉附朝儛爲山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潮至如舞亦非臆說也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顚倒見端知邦非精照爲孤清不可增濁聲也疑泥孃明微來日爲孤濁不可增淸聲也非卽邦之輕脣不可併於敷微卽明之輕脣不可併於奉影爲曉之深喉喻爲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顚倒爲影曉喻匣也敎授所著書曰周易鄭氏後定大戴禮

記繹小西山房文集其爲人校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攷逸蘇詩補注

論曰宗彥獲交教授時教授齒已高辱引爲忘年之友竊觀其爲人韶韶然信古自愛惇厚士也讀書強力鍥而弗舍垂沒前一日猶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嗚呼其嗜學弗可及已

汪絳人小傳

君姓汪氏名初字絳人先世徽人遠祖某始徙居杭遂爲杭人刑部主事名憲者君之祖候選大理寺寺

丞名瑜者君之父君自少倜爽未十歲卽耽吟咏稍長博習經史十七歲入邑庠君母梁安人山舟學士女姪也學士精賞鑒君數從譚論學士喜收弆前人題尺而君獨愛詩箋門攤書肆有所見必購得之裒成十數巨册國初諸老輩手蹟皆得之遇佳風日輒焚香展諷意翛然甚適偶拈筆爲山水小幅淸拔似元人風雅士多樂與君交君亦灑落自憙大理君家素豐既而中落鬱鬱不自得徙居吳門君叉屢失意於省試遂慨然入都謀諸友人輸貲爲庫大使試仕於蜀君少工詞所爲滄江虹月詞少寇王蘭泉先生

見而激賞比入蜀攬山川奇險則詞益進黃天蕩馬當潯陽驛樓諸懷古作峭蕩蒼涼深得騷雅遺意廉使方公績愛君才招入幕中文酒娛讌不以屬吏待也嘉慶十三年六月四川馬邊廳猓夷作亂焚掠村墅總督發兵勦捕君從廉使往軍務亟冒暑觸入夷境贊攻戰之計咸中機要猓夷以平凱旋上將吏功於

朝君名在焉得

旨先以縣丞補用而君積勞成疾遽以某月某日歿矣君體素羸善病能食酒而飯不過一甌其歿也年才三十有二子二俱幼君有族叔祖某亦仕於蜀賃

經紀君之喪遣送以歸嗚呼君讀書不能掇科第仕又不得綰印綬以淸癯柔脆之軀蕭閒之性出入戎幕中雖上官知遇而骨肉遠隔羈旅傷懷疲馬孤燈交游非故其意氣菀塞煩紆必有不可堪者以致夭其天年宜大理君聞之悲慟不能已也

許宗彥曰君余妻甥也辛酉甲子間君與烏程胡駿卿縉並從余遊駿卿博洽多聞知君通敏精銳每夜分飲酒辨論鑱湧余聞而樂之兩人者皆才士也前年駿卿亡今茲君又卒豈造物者之果忌才耶抑士之亨其遇成其學者固宜韜養志氣吶然如不出耶

夫芳香易荼犀利必折物亦有然況於人乎

三文學合傳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並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侍郎巡撫浙江立詁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年最幼而沈篤鋭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為人性僻不樂

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爲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江南以爲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皆可傳嘉慶二十二年家禧自閩中歸得疾而歿無子其次年元照亦歿三八者皆方聞強記有守君子人也高陽許宗彥爲之傳系以讚曰

家禧純脩鳳苞國士奇童磽磽獨行自喜棄妻離子毀家而徙水火之英江漢之靈匪今斯今貽我學馨

陳節婦傳

陳節婦德清東鄉渭溪里人許嫁同邑國學生王某爲繼室將婚而某卒節婦欲往奔喪父母止之曰命不偶王氏當別擇良與家毋自苦節婦曰不然嫁而寡命也未嫁而寡亦命也命若是安所逃諸未嫁而寡而可以他適者嫁而寡而不他適直計無復之耳且彼有稺子在微女往孰爲撫之父母弗能奪也遂衰絰以如王氏夫禮不言室女守節君子不以難能責人非謂其不當守也昔衛宣夫人歸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欲還女不可遂入持三年之喪君子

美其貞壹列之衞風之首若節婦非其倫歟既至王氏撫其子成長遇小過譙何不少恕子益成立能善事後母有孫四人使朝夕侍側娛母心以故節婦晚歲甚懽功令守節至三十載旌其門節婦之歲過之嘉慶某年月日有司爲請于 朝旌表如例予姊壻沈忠瀾與王某友爲予言節婦事因次其語俾後之修志乘者有考焉

一 章母王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浙江歸安人父聚奎世爲士族孺人少端重寡言笑動止合禮節年二十五適同縣章希曾

逾年生一女而章驟病以殁父母在堂孺人深自抑
痛奉養如章在時姑患瘵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以
孝聞其後希曾季弟生子芹生父命爲希曾後孺人
乃有子所以恩勤之甚備尤嚴課讀使力學爲成人
今浙江巡撫儀徵阮雲臺先生爲學使時高孺人之
行大書折蔓恤緯四字顏其堂嘉慶六年孺人守節
逾三十年大吏具狀入奏章下禮部如舊例旌門加
棹楔焉宗族榮其事者咸登堂奉觴爲孺人壽孺人
喟然太息曰身不幸遭命奇薄所以勉強隱忍視息
人世徒欲爲夫延一綫祚耳今芹生已成長歲時使

持一盂飯上夫墓他日相見地下庶用是無愧色其他豈身所欲哉嗟夫此數十年中含辛茹苦無可告語之心雖以有志丈夫處之或不免怨天尤人煩冤勃鬱而孺人坦焉行所無事是非安于義命固然而能之耶　國家褒揚之典以爲薄俗勸要之貞婦之本懷固有不願及此者聞孺人之言可以知其志矣孺人女適吾邑戴晉璉晉璉父愘然與宗彥善數數爲言孺人事且屬爲傳宗彥非世之能文者又烏足以傳孺人姑序次之爲作傳張本其或可也

詹烈婦傳

詹烈婦璩氏女父國學生銓仁烈婦爲女時婉然柔淑習女誡敬愼父母愛之歸詹生某生於兄弟行季也諸姒在前烈婦事姑孝長稚之禮無所失生體弱而好讀書力學致病病亟烈婦籲神求代生卒死婦言語如平常姑知其將以身殉也命家人守之越四十六日守稍懈飲藥死矣年二十五名德悌浙江常山人嘉慶十年事

論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烈婦之死不傷于勇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仁者生之理也烈婦守不二之節懷從死之

志假令勉強就活雖其食息與人無異其心塊然漠然生理早盡是謂形存而心死奮然一決追夫於地下毅魄所感召其夫之精氣亦必隨而復聚是身死而心生也然則烈婦之死其仁也乃所以為勇也

族姪婦戴宜人傳略

己巳孟秋十日宗彥過謁憲部兄兄出見淚痕在面驚問故則曰大兒書至其婦戴中暑暍遽歿婦賢而能和而有禮遇余夫婦孝謹甚至兒為州縣得盡心官事不以家為慮婦有力焉余既悼失賢婦又念兒之失其助也夏初婦侍余至兒署余將返婦送余淛

泗不能自制余雖心憐其孝亦頗訝其過悲詎意凶
兆見於此乎宗彥素知宜人賢孝聞兄言益相與詫
惋越旬日遜懷與宗彥書述宜人生平乞爲文以紀
乃敘次之備許氏家乘焉宜人姓戴氏仁和人考戴
陳詩太學生母童孺人年二十一歸於許爲刑部員
外郎學范冢婦候補江蘇直隸州知州乃來元配自
其少時嫺典誡女紅中饋事精習之文史詞翰粗通
曉刺史母其姑也每歸寧見諸女姪尤重宜人乃爲
長子娶之既歸事祖舅姑舅姑能順志意盡敬養刺
史家自上世闔門邕睦家法爲鄉黨所稱馬太恭人

在時五世同堂祖姑舅姑以下小叔五人小姑娣姒子姪孫行男女數十人宜人咸得其歡內外無間言此雖庸行亦婦人所難能矣刺史以名孝廉選縣令仕粤東西歷香山桂林皆繁劇政訟叢雜宜人措置家事秩秩然遇不足斥簪珥以共願夫爲廉吏無他憂身不願華飾也迎養戴恭人膳羞必親饋事大小必咨命以行童孺人先就宜人養相依如在室以至於卒不弛其孝嘉慶十三年刺史以最擢直隸州謁疾旋里宜人歸侍舅姑喜見顏色其秋舅有疾宜人晝夜侍恒瘁先諸娣姒屏氣候問疾愈始卽安宜人

年壽未高子孫蕃衍見聞者無不健羨亦其孝德足以致之焉姊妹三人皆早寡宜人嘗自願先夫子死十四年刺史分發江南攝太湖同知事奉檄至會城讞獄宜人忽患頭痛醫以爲中暑不可治亟歸視則已不能出言淚熒熒然承睫而已越宿遂卒宜人伉儷甚篤三十年相敬如一日刺史雖近遊亦有離別色故刺史永逝之悲幾不自勝舅姑之悼其婦言發淚俱殆非尋常所有自親戚至婢媼無不噫痛者宜人之賢於是益信宜人生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嘉慶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年五十一以夫任

勅封孺人晉宜人子三敬身候選知縣省身候補鹽

大使昌身早夭女六皆殤孫二元之拭之孫女二